

有一种过年，叫在南极冰盖上“狂奔”

新华社南极内陆2月6日电(记者刘诗平)2月5日大年初一，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两支内陆队——昆仑队和泰山队的37名队员，继续以中国南极中山站为目标，奔驰在茫茫的南极内陆冰盖上，在冰天雪地中度过了农历猪年第一天。

昆仑队和泰山队队员3日在暴风雪中从中国南极泰山站启程，返回大约520公里之外的中山站。4日除夕当天，由11辆雪地车组成的内陆车队在风雪中行进到距中山站大约370公里处扎营，队员们在冰盖上度过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除夕夜。

经过5日一天的“狂奔”，队员们当晚驻扎在距中山站大约270公里处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他们有望在8日，即正月初四抵达中山站。

很多队员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南极冰盖上过年了。国内的冬天正是南极的夏天，10月、11月至次年3月、4月，正是科考队员赴南极科考的最佳时间，有任务在身的他们只能远离家乡，在遥远的南极过春节。

王焘离家来南极已经将近500天了。他本是第34次南极科考越冬队员，在中山站度过一年后，又成为第35次南极科考队昆仑队队员，开着昆仑队雪地车队的头车登上南极冰盖之巅。

昆仑队队员方正，则将在完成本次任务回到中山站后转为越冬队员，继续在南极驻守一年。这意味着下一个春节他也将在南极度过。今年已是方正连续第10次在南极过年。

“忙碌了一年，过年团聚是莫大的幸福，但从事了南极考察的事业，也就难以与家人在春节团圆。”第8次在南极过春节的队员姜华说，除夕夜用队里的钦星电话与妻子通话时，得知家里一切都很好，心里很是安慰。

3日是除夕的前一天，在上海俗称“小年夜”。这一天，在沪郊金山工业区“鑫港湾”群团基层服务站的二楼多功能厅内，热闹非凡，大家团团围坐，有说有笑。这是这一家沪郊工业区内已坚持整整7年的“传统节日”——“一家人、一家亲”工业区留守职工“特殊年夜饭”。

金山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、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永超说，金山工业区企业聚集，每年春节期间，没能回家的职工有不少，原因各有不同：企业里的机械不能停工、生产流水线必须有人监管、回家的路途遥远而车票没有买到。工业区是园区，也是“家园”，有家就有人情，有人情的地方过年就要有“年夜饭”，这个绝不能少。

杨琳是上海锐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。她所在的这家民企由于生产任务重，需要留守一部分人轮班生产，所以今年她又没法和家人一起回安徽凤阳老家过年。这是她一家第3次在工业区吃上这一顿特殊的“职工年夜饭”。“来金山几年了，这里早就成为我的第二个家，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团团圆圆吃年夜饭，看别样“春晚”，我也觉得很温暖！”留守的职工大多和杨琳有着一样的心情。

饭桌上，围坐在一起的职工，来自不同的企业。有企业高管，有一线工人，有职工家属，平时或许并不相识，但是，坐在一起，就成了“一家人”，“年夜饭”带给大家的，就是家的感觉。他们不时站起来，举杯互相拜年，略略问一下年龄，就“称兄道弟”起来。

在中国人心中，春节是一年当中最大的节日，是举家团圆、人情味最浓的日子。职工因企业里生产不能“脱班断档”，舍“小”家、为“大”家，留守园区。园区就要有“第二家”的温暖。

(记者李荣)据新华社上海电



▲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，部分内陆队员在南极冰盖上合影。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

昆仑队和泰山队队员去年12月18日从中山站附近的出发基地向南极内陆进发。昆仑队16名队员在风雪中艰难跋涉，深入内陆1200多公里，于1月4日抵达位于南极冰盖之巅冰穹A地区的中国南极昆仑站，并在那里开展了天文、冰川、测绘等方面的考察。

十年前建成的昆仑站，是我国南极考察

站中唯一纬度超过南纬80度的考察站，也是人类在南极建设的海拔最高的考察站，高寒缺氧，环境艰苦。在完成各项科考任务后，昆仑队队员1月24日撤离昆仑站，1月31日抵达泰山站与21名泰山队队员会合。

泰山队队员自去年12月25日抵达泰山站后，就忙着为形似中国红灯笼的泰山站主

体建筑进行内部装修，并实施雪下配套系统安装工程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奋战，泰山站二期工程终于在2月1日完工。这使得泰山站的设施更完善，建筑更节能环保。

按照计划，除在中山站越冬之外的内陆队队员将于2月中旬搭乘“雪龙”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回国，3月中旬抵达上海。

六个民族·四世同堂·一桌年夜饭

一个新疆锡伯人家的特别“年味”



▲扎库奇村村民富秀昌一家人跳起锡伯族传统的贝伦舞(2月6日摄)。新华社发(丁磊摄)

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7日电(记者丁建刚、郝玉)贴春联、挂中国结；弹东布尔、跳贝伦舞；喝奶茶吃马肠子；欢声笑语间，几名老人锡伯语、汉语、哈萨克语切换自如……大年初二，中国西北边陲的一场家庭聚会，让人感受到别样的浓浓“年味”。

一大早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奇牛录乡扎库奇村，82岁的富秀昌就起床张罗起来，客厅挂上了大红的中国结，干果、馓子摆满了长条桌。在神像前叩拜后，老人便招呼着小儿子和儿媳归准备食材。几个小时后，一场家庭聚会就要开始。

富秀昌是锡伯族人，家里四世同堂的29口人，由锡伯、汉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回、俄罗斯

六个民族组成，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大家族。每年春节，在外工作的子女、许久未见的亲戚好友，都会聚拢到老人家里。

“爷爷，我回来啦！”临近中午，从北京回来的苏亚军提着羊腿、白酒进了屋，他是富秀昌的外孙，长期在北京工作。一年未见，一番问候后，就忙着和几个姐姐、姑姑给长辈们磕头拜年。

家人许久未见，一时兴起，弹起两弦的东布尔，几个人摆手踢腿，围跳起锡伯族传统的贝伦舞，步态轻盈，眼神俏皮。而细细听去，彼此间的寒暄问候，竟然是锡伯语、汉语和哈萨克语兼有。说到开心处，两名长者也携手高声唱起哈萨克民歌。

“吃”当然是一家人过年的重头戏。除了油果子、麻花、奶茶等各式各样的小吃，还要备好各色炖菜和肉食。

厨房里，女人们围着灶台用铁锅做“发尔合芬”(一种发面薄饼)，这是过年锡伯族家家必吃的一道主食。富秀昌老伴儿永英梅说，发面的酵头源自东北，锡伯人远道而来守卫边疆，路上这个饼越吃越有嚼头，还可以反复加热，因此被作为美食保留下来。

按照锡伯族传统习俗，大年三十，家家都要挂“喜利妈妈”，寓意子孙延嗣；家里亲戚要脸上抹锅底灰，祈求避灾避难。

“这都是过去的老讲究了。”富秀昌摆摆手说，现在家里过年图喜庆，很多过去的仪式环节都省去了，家里过年也包饺子、贴春联，传统的土炕换成了榻榻米。

虽然少了很多传统仪式，但富秀昌放不下贝伦舞。“这是锡伯族独有的舞蹈，希望后人能传承下去。”因为这个念想，他不仅教会了儿子和女儿，连孙子孙女都跳出了好名次。

孙女苏雅瑞成为一名贝伦舞教师。不过，在教学中她还融入了自己的想法，“在编排时也会加入爵士、现代舞的元素。”而富秀昌也作为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享受政府补贴。

中午时分，集合了多种风味的年饭上桌，其中，花花菜、萨斯肯(干豆腐炖肉)是锡伯族的；风干马肉、马肠子则是哈萨克族的；当然，还有川味的泡椒泡菜。一家人围在富秀昌身边，聆听一段老人锡伯语说唱《三国演义》后，共同举杯祈愿国泰民安。

1764年，1000余名锡伯族官兵及眷属共3200多人，由沈阳出发，来到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，锡伯人从此在天山北麓繁衍生息。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关晓军说，“锡伯族的年味丰富多彩，既充满现代意味，又不失传统文化，还融入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元素。”

新华社贵阳电(记者汪军)一年之计在于春。贫困户安明朝这个春天的“计”，就是添置两头小牛犊。

“去年卖牛的收入有一万五千元，今年还要靠这个产业。”家住贵州省德江县桶井土家族乡场坝村的安明朝，期待肉牛养殖有更大效益，尽早搬进新盖的楼房。

“桶井石窝窝，出门就爬坡；望着乌江水，就是没水喝。”曾经，民间流传的顺口溜道出了桶井人的无奈。由于基础设施欠账多、产业底子薄，桶井2014年贫困发生率超过46%。2016年，这个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处的土家族乡被列入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。

“过去三四年时间，基础设施、产业、住房等，一场接一场的‘打硬仗’，如今，行路难、饮水难等已基本解决。”桶井乡党委书记吴飞说，新的一年，全乡干部群众将继续齐发力，摘掉“贫困帽”。

目前，桶井乡23400多人中还有贫困人口1500多人。一场接一场的“硬仗”拼下来，吴飞发现脱贫的关键在产业。他说，围绕花椒、脐橙、肉牛等主导产业，桶井乡在2019年的光景值得期待。

尽管天寒地冻，黎明村花椒大户安明军还在地里忙碌着，500多亩花椒需要防冻液保暖。他的花椒产业涉及4个村的土地，聘请了48名村民为固定工人。“大多数是贫困户，一个月保底工资2000元。”安明军说。

对于贫困户而言，有产业才有稳定的增收路子。芭蕉村贫困户安仕芳就从肉牛产业中尝到了甜头，通过领养、管护肉牛，一年下来有大约1万元收入，加上村里还发展了花椒、脐橙等产业，安仕芳感觉日子有奔头。

“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600元，2018年底达到6000元。我们把产业的宏伟蓝图规划好，村里还没有脱贫的4人很快就能脱贫。”芭蕉村村支书冯胜富笑着说。

为了深耕“牛产业”，场坝村发展了3家合作社，带动100多户农户养殖，2018年全村出售肉牛300多头。村主任安宜宾盼望着，新的一年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，努力让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上一层楼。

“桃花岛主”的致富“新经”

据新华社哈尔滨2月7日电(记者孙英威、李建平、董宝鑫)金庸笔下的“桃花岛”上有个专心研究武功的武林高手。在中俄边境城市绥芬河的山坳里，同样有个“桃花岛”，“岛主”陶玉海正在潜心钻研带领村民致富的“新经”。

这座位于绥芬河市郊区南寒村、占地5万平方米的生态园，被54岁的村民陶玉海取名“桃花岛”。“桃”取自陶玉海姓氏谐音，“花”字来源于他是花卉种植专家，而南寒村依山傍水，像个小岛。

俯瞰南寒村，一个个红顶民居点缀着雪白的世界，封冻的寒葱河如一条玉带穿过村庄，居于村落西南的“桃花岛”与南寒村有机融合，形成“岛在村中，村在岛上”的意境。

吊桥、小河、粮垛、木板车、压水井……走进“桃花岛”，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歌中的场景，纷纷映入眼帘。在岛上一处“世外桃源”——1600平方米的钢结构温室里，近万株中国南方花草绿意盎然、生机勃勃，与室外北方冬景形成反差，令人称奇。

拥有26年花卉种植经验的陶玉海是个勤于钻研的人，“桃花岛”的风格特色、园艺规划，都由他亲自设计。“将游乐设施做旧，能让人找回童年的亲切感。”陶玉海说。

2014年，陶玉海又研究起致富新方法——把“桃花岛”变成“牡丹岛”。他突破了牡丹花在北方寒地种植的技术难题，试种了6万株油用牡丹。夏季牡丹花海供游人观赏，秋季收获牡丹花籽榨油，每亩地能多收入约4000元。

近年来，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日渐火爆。主打乡村、怀旧、自然风情的“桃花岛”越来越红火，年均接待游客1.3万人，成为绥芬河市规模最大的乡村旅游景区，还吸引来一些俄罗斯游客。

2018年9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(2018-2022年)》提出，结合各地资源禀赋，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、休闲观光、文化体验、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。这些发展方向令陶玉海很兴奋。

今年春节，陶玉海没休息，他和在村委会值班的南寒村村主任卢华恩商量，准备春节后组织部分村民去北京郊县考察乡村民宿，将村里的乡村旅游提档升级。

“咱村条件不差，缺的是方法、理念。”陶玉海说，将来可以利用村民闲置的空房、土地，发展农家乐旅游，并成立公司管理，带动整个南寒村乡村旅游发展。

“现在动车都开到绥芬河了，对咱村发展更有利，咱们是得好好研究研究。搞好基础设施和管理，才能更好地发展乡村旅游。”卢华恩赞同地说。

买年货，也是扶贫



▲江西宜春市民在选购农产品。日前，一场以“庆丰收·贺新春”为主题的2019消费扶贫城乡联谊会在宜春举行。联谊会将传统年货消费与扶贫相结合，汇聚了当地6个县(市、区)的6个贫困村30余种农产品，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选购。活动由宜春日报社、宜春市红十字会等部门联合举办。(刘继刚摄)

“最北消防人”：每次火情都是“冰与火”的考验

“最北消防人”王兆珩的除夕，是从“一把火”开始的。

除夕8时13分，黑龙江省漠河市消防救援大队营房里铃声大作：有火情。火情就是命令，12名消防指战员迅速滑下消防滑竿，穿好作战服，不到1分钟，第一辆消防车已经出动。

起火地点是漠河市一家企业的锅炉房。“我们赶到时，烟很大，火蹿上了棚顶。”漠河市消防救援大队副中队长王兆珩说。经过半个多小时扑救，明火被扑灭，归队时已是9时15分。

坚守岗位过春节，对于消防指战员们来说，已经习以为常。“别的单位都是越到春节人越少，我们是越到春节人越多。”消防大队副中队长王云峰说，除夕14时到大年初二8时，要进入二级战备状态，保证95%的人员在位率。

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市，冬季气温常低于零下40摄氏度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每次火情都意味着消防战士们要经历一场“冰与火”的考验。

王云峰说，冬季救火时，作战服常常被水



▲2月5日，黑龙江漠河市的消防员们在一家娱乐场所检查消防设施。新华社记者王春雨摄

浸透，里外都结冰，行动特别不便。如今配发了新式作战服，外层会结冰，但衣服不会变硬，行动不受阻碍。

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多，用火用电也多。为此，消防部门加大了巡查力度，保障市民过一个平安年。大年初一晚，漠河市飘起了雪。6名消防指战员冒雪来到街上巡逻值守。在一家娱乐场所，王兆珩和队友详细检查消防设施，为经营者讲解灭火器使用方式，并叮嘱注意消防安全。

很多消防员的家人已经习惯了不能团圆的春节。“以前不能回家过年时，父母都说要照顾好自己，当上副中队长后，父母总叮嘱我，要照顾好兄弟们的安全。”王云峰说。

“我的梦想是参军拿上钢枪，但最后拿起了水枪。消防员是养兵千日，用兵千日，同样光荣。”来自河南许昌的赵广远说。

漠河市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焦永岩说，别人的拜年短信里常有“红火”，消防人希望“没火”，祝福每个人平安快乐。

(记者王春雨、杨喆、齐泓鑫)新华社哈尔滨2月6日电